

刻刀上的接力

——阜新玛瑙雕亮相央视非遗晚会背后的传承故事

2月19日晚,2026年央视非遗晚会的节目播出。当沙溢唱响《大东北我的家乡》时,舞台大屏上出现一组玛瑙作品——温润的炉瓶、玲珑的花薰。千里之外,阜新市区一间工作室里,刘洪亮盯着屏幕,忽然红了眼眶。

他想起了师父李洪斌。

2023年,李洪斌离世,享年84岁。他没能亲眼看见自己守护一生的技艺,以这样的方式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。

同一时刻,阜新市区另一间工作室里,于杰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。屏幕上闪过了他的几件玛瑙作品。二十多年前那个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就进了玉雕厂的少年,大概不会想到,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走上央视非遗晚会的舞台。

而他更不会忘记,自己最初学素活时,器型都来自那位寡言的老人——李洪斌。

八千年的一把刻刀

阜新因煤而兴,更因玛瑙闻名。

这片土地埋藏着中国最古老的玛瑙记忆——八千年前,这里的先民已懂得如何让石头绽放光华。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,将中国玉文化起源推至八千年前。

阜新玛瑙雕分两类。雅活以人物、山水为主题,注重写意;素活则复杂得多——炉、瓶、鼎、薰,形制源自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秦汉时期的瓶炉薰等古器物造型,讲究平衡规整,古韵天成。一块几百斤的玛瑙原石,经数月乃至数年雕琢,成品仅剩几斤重。

这门技艺最考验的不是手,是心。

将玛瑙原石的俏色和天然纹理运用到素活的设计当中,是阜新玛瑙雕素活区别于和田玉素活、岫岩玉素活的一个显著标志。这一点,后来在两位传承人手中,开出了不同的花。

最后的素活大师

李洪斌被业内称为“最后的玛瑙素活大师”。

1939年出生,1958年进入岫岩玉器厂学艺,次年赴丹东美术学校专修,李洪斌师从北京素活大师黄永贵。1972年受邀到阜新时,他还年轻,背着工具包走进玉器厂大门。这一进,就是半个世纪。

素活工序环环相扣:选料、剖皮、设计定型、粗雕、细雕、浮雕花纹,最后打磨抛光。最难的是系链活环——在坚硬的玛瑙上雕出活动的链条,环环相扣,不能有一丝差错。但李洪斌最让徒弟们记住的,不是精湛的技艺。

曾有一次,他花数月雕成一尊香薰,即将收工时,发现一处肉眼难辨的裂纹。旁人劝他无妨,他沉默半晌,举起锤子,砸了。

那一刻,满屋寂静。

“不合格的作品,绝不能流向社会。”他说。

多年后,刘洪亮回忆起来仍眼眶发酸:“师父教我们的,不只是手艺。”

晚年的李洪斌时常焦虑。素活技艺难度大、学艺周期长,年轻人望而却步。他成立传承保护培训基地,四处收

徒,恨不得把毕生所学全部掏出来。

“有德、吃苦、守清贫,技艺就能代代传。”他说。

2006年,阜新玛瑙雕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。消息传来,这个寡言了一辈子的老人激动得声音发颤:“玛瑙素活,终于有救了!”

守正:煤棚里的那束光

刘洪亮至今记得2001年那个夏天。

二十出头的他,站在师父家楼下的煤棚工作室门口。屋里堆满玛瑙料石,师父正低头在灯光下干活。

“学过雕刻吗?”师父问。

“学过,做小件。”他答。

“有点基础就好,先看看,明天再学活。”

那天起,刘洪亮住进师父家里开始了漫长的学艺生涯。师父将切割好的玛瑙料放在自行车上,然后两人一起驮回来。师父画一笔,他就切一刀。晚上师父画图纸,他就在一旁看,不懂就问。师父给他讲素活的种种造到讲今天切割的料适合做什么器型。学归大型时,他做完就拿给师父看。师父用手一摸:“不行,外形不圆,也不平,先不要掏膛,把外形收拾好。”他一遍遍返工,直到师父点头。开始掏膛了,掏好再给师父看,师父一摸:“厚,还不匀。”他就用锯片接着刮。

“这规矩活是真难做呀,”刘洪亮后来回忆,“一直做到师父说‘行了你小子别掏了,再掏就漏了。’”

最难的是琢磨子母螺丝扣——这是多层花薰分层连接的关键。师父年轻时做第一件三层链条花薰,曾为这个难题彻夜不眠。他在灯下一遍遍尝试,用身边最普通的物件反复琢磨,直到后半夜,才终于把子扣拧进母扣。这个方法,后来也教给了徒弟们。

2009年,刘洪亮随师父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。展会还没结束,师父就提前回阜新了,临走前对他说:“国家这么重视非遗,咱们得扩大规模。你留在这继续参展,多和外地的师傅交流,他们在做活上有什么优点,和咱们玛瑙素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,你要都学来。不告诉你的,你就偷艺。”

刘洪亮记住了。回阜新后,厂里请来了河南、大连、岫岩等地的玉雕师傅,有的有几十年素活制作经验。刘洪亮天天和他们一起干活、交流,发现岫岩素活的装饰花纹比玛瑙素活复杂,能上到两层、三层。但那些师傅也说:“玛瑙太硬了,太费力,还脆,没有韧性,容易坏活。”

2010年3月,辽宁省首届“薪火工程”拜师大会在辽宁大剧院隆重举行。李洪斌与刘洪亮相场签订拜师协议,正式结为师徒。大会上,老艺术家李默然的话他至今记得:“拜师大会,薪火工程,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希望年轻同志要树立正确的理想和追求,静下心来,钻进去,虚心求教,早日成才,挑起大梁。”

2013年到2014年,刘洪亮帮师父设计制作了两件最大的玛瑙雕素活作品——1.65米的海棠花薰和1.85米的子母大花薰,原料选用印度水草玛瑙。

子母花薰分三组,主身21节,两侧小花薰12节,整体造型精美典雅、雄伟大气,堪称国内玛瑙素活之最。

师父走了以后,刘洪亮常想起那些话。他至今是李洪斌徒弟中坚持玛瑙素活技艺的传承人。这些年,他的作品在“玉珏杯”“玉华奖”“红玛瑙杯”等全国玉雕大赛上屡获殊荣——2016年的“亨式链条花薰”获金奖,2019年的“四羊方尊”获最佳工艺奖,2022年获颁辽宁省“薪火传承”学艺证书,近年的“鼎式龙纹链条炉”“龙纹链条炉”等作品也多次摘得银奖。一项项荣誉,是对他二十余年坚守的见证。

如今,刘洪亮的工作室里,几个徒弟正在学归大型。他站在旁边看,偶尔伸手摸一下:“不行,这儿还不够圆。”

和当年师父教他时一模一样。

创新:让石头自己说话

于杰走的是另一条路。

1983年,他出生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苍土乡一个农民家庭。小学六年级时,他在全乡美术比赛中拿了第一名。但家里供不起他继续读书,1999年初中毕业后,他就进了市云龙玉雕厂,拜中国玉雕大师杨辉为师。

学艺之初,他从最基础的活干起。师父杨辉教给他的第一课,不是技法,而是对材料的敬畏:“每一块玛瑙都是独一无二的,你要学会听它说话。”这句话,于杰记了二十多年。

但他心里一直装着小时候画画的那股劲儿。白天在厂里练手艺,晚上自己琢磨绘画。后来,他多次自费参加美术学院研修班,还到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进修。他想把学院派的绘画艺术,融进玉雕里。

2013年,他成立阜新市东生天韵玛瑙有限公司,担任总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师。他开始尝试一种新的风格——利用玛瑙的天然纹理和色彩,将油画、国画元素与玉雕工艺结合。

2017年,他的作品《乡情》问世。那块带鸡油黄色的玛瑙料,被他雕成了夕阳下的麦田,光影的过渡如同油画笔触,充满乡村气息。那一年,《乡情》获得中国玉石雕刻“天工奖”金奖和最佳专题奖。

此后,他一发不可收拾。《风雪归人》用阴刻手法呈现雪景速写效果,《映日荷花别样红》将黑白灰黄的天然色调化作水墨丹青——这两件作品,又接连拿下“天工奖”金奖。从业二十余年,他的作品累计获全国玉雕大赛奖项600余项,其中金奖50多项。

对于玛瑙雕刻,于杰有自己的理解。玛瑙本身的天然纹理和色彩,正是它最美的地方。“顺着它走,把它最美的部分呈现出来,就成了。”

于杰雅活与素活并举,在创作实践中始终坚持传统与创新的双轨并进。

在工艺上,他精雕细琢,将南北玉雕技艺融合:南方玉雕的细腻灵秀,北方玉雕的雄浑大气,在一件器皿上并存。抛光时用油石做到全方位无死角,器表温润如脂,手感细腻。

素活作品同样获得行业高度认可——作品《罍》接连摘得2022年苏州陆子冈杯金奖、2025年中国玉石雕

刻玉星奖金奖和天工奖银奖;《立鸟壶》《花薰》《香炉》等也在全国各大玉雕赛事中屡获金奖。

荣誉接踵而至。2022年,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2025年,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,2024年,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但他最看重的,还不是这些。

他收了100多个徒弟,其中3人被评为省级玉雕大师。他还通过建立大师工作室、开展技能培训,带动当地人员就业创业,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就业机会。

于杰还受邀担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、沈阳大学、辽宁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,给学生们讲玛瑙,讲玉雕,讲这门手艺背后的故事。

“创新不是抛弃传统,是让传统活下去的方式。”他说。

两条路,同一个方向

两条路,看似不同,却又相通。

刘洪亮守着师父传下来的规矩,一笔一画不敢走样,但当年师父也曾叮嘱他“偷艺”,从外地师傅那里学来新的技法。于杰在传统基础上开枝散叶,但他做素活时,器型恪守着李洪斌传下的形制,不敢擅改一分。

守正与创新,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。

刘洪亮说:“玛瑙做素活不好做,硬度高,工艺复杂,难度大,费时费力,成本高,市场份额又小。大多数玛瑙艺人都都不愿意学,这也是素活面临失传的重要因素。但总得有人做。”

于杰说:“创新不是抛弃传统,是让传统活下去的方式。”

两句话,两个人,说的却是同一件事。

如今,在阜新,像刘洪亮和于杰一样,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拿起了玛瑙刻刀。他们中有的选择守在传统里,把素活的规矩练到极致;有的选择开拓新路,让古老的玛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。

刻刀还在接力。

——记者手记——

刘洪亮说:“师父要是能看到那天晚上的央视晚会,该多好。”

于杰说:“我师父当年教我,要听石头说话。现在我教徒弟,也是这句话。”

我忽然想起李洪斌说过的那句话:“有德、吃苦、守清贫,技艺就能代代传。”

从八千年前查海先民的第一把刻刀,到李洪斌煤棚里深夜亮着的灯,再到刘洪亮手中规整外形的锯片、于杰手里描绘纹理的阴刻刀——刻刀一直在接力。

八千年的文脉,就这样在一代代人的手里,被小心地传承下去。

有的人守着师父传下来的规矩,一笔一画不敢走样;有的人在传统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新路,让老手艺长出新的枝杈。两条路不同,方向却是一样的。

刻刀传到他们手上,他们接住了。接下来,还要传下去。

(阜新日报记者 白鹏)